



千草·著 *inattentively attached to you.*

“如果说……有一天，我对你说我爱上你了，你会怎么办？”她结结巴巴地问道。他疑惑地眨眨眼，“那很好啊，我应该会很高兴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酷语(第四辑)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千字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204-09276-5/I·1853

定 价：460.00元(全20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尾声	109
第九章	092
第八章	076
第七章	066
第六章	057
第五章	046
第四章	036
第三章	024
第二章	014
第一章	004
楔子	002
无限依恋你	001

C O N T E N T S

尾声	217
第十章	210
第九章	198
第八章	187
第七章	178
第六章	166
第五章	154
第四章	144
第三章	132
第二章	123
第一章	114
楔子	112
龟兔方程式	111



limitlessly attached to you.



楔子

偌大的房间之中，满地倒着的都是呻吟不止的人。

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外伤，但是从面部的表情来看，可以知道这些人在其精神上，正受着强烈的折磨。

“啊！啊！啊……不要了！”少年的尖叫声充斥在房间中。与那些倒在地上的人们不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身子正紧紧地贴着墙壁，而双手，则死死地环住自己的身子，仿佛这样就能给予自己某种安全。

满是泪水的脸，正不停地左右摇摆着，像是要摆脱某种束缚一般，“不要……不要……头好痛啊！我……不要啊！”尖锐的叫声，不停地从喉咙的深处发出。

而少年每一次的尖叫，就会使得同在房间里的人们脸上的表情更痛苦几分。

“啊……啊……啊！”过度的尖叫，使得喉咙已经开始沙哑。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滑落到唇间只有咸咸的味道。

墙壁上，则是摄影机的镜头在转动着……

同一时刻，在另一个房间，一位老者透过巨大的显示屏幕，望着少年所处的房间。

“现在，他的精神指数是多少？”老者问着站在身后的中年人道。

“已经到达了376。”中年人恭谨地回答道。

“376吗……”老者的眼，望着房间中那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的少年，“比起三个月前，似乎又高了30啊。”

“需要中止试验吗？若是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整个房间中的人，除了‘他’之外，神经系统都会遭到破坏。”中年人问道。

老者略微沉思了片刻，摆摆手道：“暂时先中止吧，反正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有了。”

“是。”一得到命令，中年人身后的几个保镖赶紧快步走出房间，朝着少





年所在的房间奔去。

整个房间中，只剩下老者和中年人二人。

“万。”老者唤着中年人的名字，“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你心疼吗？”

中年人望了望屏幕，保镖已经冲进了房间，少年整个人则像木头一般，呆呆地蹲坐在墙角边，一双乌眸宛如死水，没有任何的光泽。

“不会。”摇了摇头，中年人很肯定地道，“虽然阳炎是我的儿子，但是他也是家族之中唯一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他是为了阳家而出生的，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的心疼。”

“很好。”老者满意地回过头，看着中年人道，“你果然不愧是阳家的人。”

“当然。”中年人的目光，缓缓地自屏幕上移开，“我从来都是以自己是阳家的人为荣誉，父亲。”

第一章

商宜枫，安宜的枫叶，好吧，她承认这真的是一个好名字，而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也该是一个有着温柔婉约性格的人。

只可惜，事实证明，父母的期望和孩子具体的成长总是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该死的，商宜枫，你到底还是不是女人？！”聒噪的叫声在轻风阵阵的校园内显得格外刺耳，某男身上的校服因打斗而显得凌乱不堪，一张算不上英俊的脸比起身上的那些淤青，算是好多了。当然，也没有好太多就是了，两圈淤青呈环形环绕着他的眼眶，俗名称之为——熊猫眼。

“我想是吧，从小到大，我的性别栏里都写着‘女’字。”俏丽的短发在跳跃中扬起，一个漂亮的回旋踢，又一个人被打倒在地。

还好意思称“是”！在场的每一个男生均抱以怀疑的眼神。

试问，有哪个女人会这么野蛮泼辣，把一干男生尽数打倒在地，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我们和你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识相的话，最好……唔！”拳头很干脆地一击击中对方的腹部，又一个男生一句话没说完，就直直地往地上一倒。

由此可见，商宜枫这女人明显属于不识相的那种。

“你——”为首的沈继元瞪着商宜枫，气急败坏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帮这小子？难不成你和这家伙有一腿？”

啪嗒！下巴掉地。

商宜枫差点整个脑袋撞上了一旁的大树，“我哪点看上去和他有一腿？”她一把扯下沈继元的衣领，另一只手狠狠地指向了墙角阴影中的身影。

那身影抖了几下，把自己蜷缩得更小了。

“不然你犯得着为他来揍我们吗？”沈继元想要避开这个女魔头，奈何衣领被人拽着，想要脱身都不容易。





“唔……”他的问话，倒是让她沉思了起来。

说也奇怪，向来正义感少得可怜的她，竟然会在校园内看到勒索事件的时候“奋勇”地冲了出来，实在也属难得了。

更奇怪的是，她还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和别人彻彻底底地打了一场群架。

“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实在太闲了吧。”她想了半天，总算吐出了一个答案。

“啥？”

“闲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才会想要发挥一下英雄主义精神，帮助校园内的弱势群体。”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她这种奇怪的行为。

沈继元想要找个垃圾桶呕吐。狗屎！她商宜枫什么时候有这种道德品质了？

“当然，如果你们想要休战的话，我也没意见。”她说，松开了手。

沈继元趁机蹭蹭地退开了好几步。

“你……你给我记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拖着几个受伤不轻的同伴，他朝着商宜枫的反方向跑开。

周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商宜枫拨了拨一头微乱的短发，走到了墙角边。

像兔子似的少年正僵直地站着，手中的一叠书几乎快被他嵌进了身体里。

“喂，没事了。”她朝着对方喊道。

“谢……谢。”结结巴巴的声音却清丽得让人听着舒爽。

“以后别随便把钱给别人。”她捡起地上的钱包以及散落在外的几张百元纸钞，“他们勒索了你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种事，就和无底洞一样。”

“……哦。”

她把钱包连同钱一起塞回到了他的手中，“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你应该要大声地告诉他们，你不愿意把钱给他们，也可以考虑揍他们一顿，或者直接报警。而不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把钱给他们。”

“这些钱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他小声地说道。

败家子！

“你以为父母赚这些钱很容易吗？可以让你这样大方地送给别人？！”她猛地靠近他，仰起头，眼睛对着眼睛死瞪着他。

他的个子比她想象中的更高一些，163的她，需要把头仰成75度，才能够



做到瞪视。

“啊！”他惊惶失措地想要往后退，背却不经意地贴到了墙壁。

一张清秀的脸庞，还有那犹如小兔般那种懦弱的神情映入了商宜枫的眼帘。胆小，卑怯、自闭、悲观……似乎所有的贬义词，都可以用在少年的身上。

靠近他，才会发觉，他身上的气息，是死气沉沉的，像是被无限的黑暗所笼罩着，怎么都无法融入有阳光的领域。

瞪视不自觉地变成了疑惑，她在想着，究竟是怎么样的环境，才会把一个人变成这样。

两个人，静静地站着，互望着。

“宜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这阵沉寂。

一个娇小的女生跑了过来，奇怪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你在这里干吗？”

“没什么。”商宜枫耸耸肩，转头看向好友，“有什么事？”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如果打算再一次赖掉社团活动的话，方顿很可能会直接找到你，然后拎着你去社团活动室。”唐兰容看好戏地说道。

两个人是一个班的，又参加同一个社团，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好友。

“……”商宜枫愣了片刻，“今天是星期三？”

“我想是的。”

“……老天，这下我会完蛋的！”商宜枫哀嚎一声，刚才的群架让她彻底忘了这回事。两个女生，匆匆地朝着4号楼跑去。

少年默默地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不觉拽紧手中的钱。

而另一边，商宜枫边跑边问：“兰容，你认识刚才那个男生吗？”

“谁？”

“就是和我站在一起的那个！”

唐兰容奇怪地看了看好友，“他啊，好像是隔壁班的吧。只看到过一两次，说不上认识。怎么，你对这个他有兴趣？”和宜枫相处了一段日子，很少看到她会对某个男生产生兴趣。

“只是觉得……他似乎很特别吧。”商宜枫想了想道。他身上所显露出来的矛盾感，让人印象深刻。

“是挺特别的。”唐兰容认同地点点头，“这种男生，一看就知道是属于被人欺负的典型，遇到什么事情，估计也只会拼命地说一些‘对不起’或者



‘抱歉’之类的话，如果头脑好点的话，就是死读书的类型；如果连头脑都不好的话，那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每每在一些学校中，总是会有一些这种学生。不懂得去抗争，不懂得去辩解，会的只是默默承受而已。

“正因为这样，所以总是额外的让人想要欺负吧。”她喃喃道。

“没错，就是这样！每个学校里总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人。”

“也许吧。”商宜枫撇撇嘴。

毕竟，这……只是一次平凡而短促的见面，彼此所拥有的，也只是那最表面的——第一印象。



如果说这个学校有谁是商宜枫的克星，那无疑该是方顿了：188的身高，虎背熊腰，肌肉发达，一张国字脸，乍一看，还颇有些黑社会分子的感觉。

因为跆拳道输给了方顿，所以商宜枫很倒霉地被拉进了社团。如果她所进的社团是跆拳道的话，也许她还会有些兴趣。可偏偏她被拖进的是布艺社，一个八竿子和她打不着的社团。

无疑，每次的社团活动，对于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甚至有人把她进入布艺社，列为了校园第九大奇迹。

当然，第八大奇迹是像方顿这样的人居然是布艺社的社长。

啪嗒！啪嗒！

急促的脚步，伴随着重重而来的推门声音，外加一声：“抱歉，我们迟到了！”

“迟到，你们也知道是迟到了啊！”咆哮的声音，差点没把人的耳朵给震聋了，“记得布艺社的社规吗？社团活动时间不许无故迟到啊！”近190厘米的庞然大物耸在两个少女面前，颇有点恃强凌弱之嫌。

不过，对于此一情景，布艺社的众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方顿的狮子吼，也算是布艺社的一大特点。

“嘿……嘿……”唐兰容回以两声干笑。入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吼声也算是慢慢地习惯了。

咆哮够了，方顿双手环胸地瞪着眼前的这两个迟到大王，“说吧，这次又是怎样的迟到理由，是看见外星人了，还是发现大白天有流星划过，又或者是在校园里不小心迷路了？”



“这个嘛……这个……”唐兰容努力地想着这回究竟是掰哪个理由比较好。

“打架。”没等她想好，一旁已经有声音先一步回答了。

哎哎哎？！脚一打滑，唐兰容整个人差点跌倒在地上。敢情她找到宜枫的时候，正巧是刚打完架的时候？

“你说什么？”方顿剑眉一竖，定定地看着商宜枫问道。

“打架。”她面部没啥表情地重复了一遍。

下一刻，她的脚离地十厘米，衣领整个被一只大手拎起，“你又打架了？老子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有时间打架，不如好好给我缝几块布，你他妈的从入社到现在，一样作业都没交过。”

“你以为我想吗？上次你丢给我一块破布，结果缝得我十个手指头差点没被戳得报废。”相对而言，打架就容易多了。

“我这辈子没见过像你这样不会用针线的女人。”方顿没好气地道。

“那你现在很荣幸地见到了。”

“你到底还是不是女人啊？”

“最近好像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如果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不介意给你看一下我的身份证。”她不舒服地挣扎了一下，随后嚷道，“可以放我下来了吧。”

方顿瞪着商宜枫，“下次不许再给我迟到。”

“不可能。”她直接否定道。这不属于她能力范围内可以办到的事。

“宜枫！”唐兰容在一旁叫道，傻瓜都知道这种时候应该说——没问题。两只手几乎埋住了整张脸，她几乎不敢去看她们那社长大人的脸色会变绿到什么程度。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听了这种回答，也会受不了吧，更何况，社长的脾气，绝对称不上好。

“布艺社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社员！”方顿吼道。

在场所有的社员，很一致地把目光投向了社长大人。

方顿愣了片刻，随即汗颜地摸了摸鼻子。

好吧，没错，布艺社之所以会有这样懒散的社员，是因为他当初坚持要她入社的缘故。本以为让她做点小布艺，可以陶冶一下她的情操，不至于成为校园内的破坏分子。没想到，商宜枫这女人在布艺上的天分完全等于零。

“算了……反正这种事再讨论也没什么意义。”他垂下手，径自找了个台阶下着。



商宜枫的脚总算再度接触地面，还没站稳，便被一旁的唐兰容拉到了座位上。

啪！啪！啪！

双掌互击的声音响起，然后则是方顿的喊话：“各位，既然现在社团的成员都到齐了，那么就顺便说一下关于接下来学校举行的义卖会，我们布艺社的一些活动事项吧。”

“学校接下来要举办义卖会吗？”皱皱眉，商宜枫有些疑惑地问着一旁的唐兰容。

“是啊！”唐兰容小声地回答道，“昨天老师不是还特意说了这事嘛，你没听？”

“呃，我……应该是走神了吧。”商宜枫想了想道。

狂晕！唐兰容有些挫败地垂下了头，“总之，就是半个月后，学校要举办一次义卖会，有参加社团的人就以社团为单位，没参加社团的人，则是以班级为单位。当然，纯粹以个人为单位，开一个小展位的，只要学校批准，也是可以的。”唐兰容有气无力地解释道。

“哦。”商宜枫点点头，算是了解了。

而站在房间中央的方顿，则继续道：“这次我们布艺社的义卖品，基本定为布偶。也就是把我们平时社团活动中所制作的一些布偶拿来出售。一年级的拿出一个布偶，二年级的拿出两个，以此类推。”

“什么布偶都可以吗？”有社员高声问道。

“对，不过——仅限于自己亲手手工做的。”方顿下着但书道。

“哇，那要是至今没有完成过一个布偶的该怎么办？”在布艺社，一些做得太烂的作业，社员们往往会当做废品处理了。也因此，没有一个完成品布偶的社员为数也不少。

“那当然是……哼哼……”两声冷哼，夹杂着关节骨头的嘎嘎声响，“你们觉得呢？”不怀好意的声音，听得众人寒毛猛然竖起。

“恶魔啊！”凄厉的惨叫声，骤然在布艺社中爆炸开了。

有着大灰狼似的社长，无怪乎小红帽似的社员们如此可怜啊！



商宜枫怀疑自己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来临了。



针、线、剪刀、布……以及《教你如何做布偶》的书。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唯一还没就绪的，估计是做布偶的人！

“兰容，拜托，帮我做一个布偶吧！”午休时间，商宜枫双手合十地趴在商宜枫的桌边。

她早猜到了会这样！唐兰容翻了翻白眼，“宜枫，我也很想帮你，不过方顿已经放过话了，要是布艺社中有谁当你的‘枪手’，会杀无赦！”

“……也就是我这次死定了？”

“大致上……是如此。”

天要亡她吗？

商宜枫颓然地把头埋在了桌上。

“喂，还活着吗？”唐兰容推了推好友。

“死了。”她闷闷地答道。

“其实事情也不至于像你想象得那么糟糕，做一个布偶还是挺容易的。”

“你是在讽刺我吗？”要是容易的话，她犯得着这么烦恼吗？

“不是，我是在给你提建议。”

“谢了。”商宜枫收拾起东西，朝着教室外走去。

“你去哪儿？”

“去天台。”抬起手指，她朝着正上方指了指。

“一个人去天台做布偶？”唐兰容怀疑地瞅了瞅商宜枫。

“对！”她可不希望自己做布偶的倒霉样，被全校的人看到。



天台的风，凉爽而舒适，还带着一丝夏季未退的味道。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商宜枫开始了她的穿针活动。

她穿，她穿，她穿穿穿！

直到第三十五次失败后，她终于确信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天生不擅长。

像她，典型的不擅长干穿针引线的活。

踏！踏！

楼梯中传来了脚步声，随后而来的，则是天台的门被打开的声音。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有人。”清丽的中性嗓音，带着一丝慌乱骤然响起。



商宜枫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颗黑色的头颅，以及那几乎弯成90度的背脊。不过从对方的校服可以看出，对方是一个男生。

有点耳熟的声音，很少有男生的声音会如此的中性，中性得雌雄难辨，“没关系，天台并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来。”只不过她想一个人在天台做布偶的愿望被很干脆地打碎了。

“可是……”那带着一种名曰“柔弱”的声音，继续犹豫不决地说着。

这人的个性，实在不像是一个男生该有的个性！手背撑着下颌，商宜枫继续盯着那还弯着腰的身影。

“如果你想待在天台的话可以坐下。”

“啊……”

“若是你不想的话，那也无妨。”可以直接滚蛋。

“不是，我……”男生猛然地抬起头，那双掺杂着各种神情的眼睛，就这样跃入了商宜枫的眼帘中。

这个人……他是那天她曾经在走廊上留意过的那个男生！那个集中了胆小、卑怯、自闭、悲观等等于一身的男生！

“你……你……”显然，对方也认出了她，微微张开的双唇，不停地吐着同样的一个字。

“我叫商宜枫，一年三班。”她简短地做着自我介绍，“你呢？”

“我？”

男生有些无措的表情，让她忍不住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名字。”她进一步点明。

“我……我的名字吗？”男生眼眸微微地下垂，任由浓密的睫毛盖住了眼神中那一点的星光。

难道她现在像是在问别人的名字吗？“对！”商宜枫点了点头。

该说吗？该告诉她他的名字吗？眼角的余光，窥探着她那被风吹得微微扬起的裙摆。她说话的语调，尽管没有什么起伏，但是那声音，却给他一种安心的感觉。

一种莫名的安心。

还是说，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她保护了他？

他忘不了昨天她保护他的情景，那样的潇洒，那样的无畏，甚至连她对于他的瞪视，都让他觉得是一种美。

那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一个陌生的异性。



“阳……阳炎，一年四班。”挪了挪唇，他低着头说道。

“阳炎吗？”商宜枫看了看站在眼前的人，一个充满着热度的名字，却配上了一副软软的性格。又是一个名字和性格不符的例子。

“你会记住吗？”他的眼神中，有着一种渴望，却又像是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失望。那是一种——忐忑不安的神情。

“大概会吧。”她耸耸肩，回答得漫不经心。

虽然不是最想要的答案，却已经足以让他的嘴角微微掀起。

“你不坐下来吗？”指了指身旁的空位，她问道。

他近乎无声地走到了她的身旁，带着一丝拘谨地坐在了她的身旁。

“你在干吗？”他问。

“把线穿过针孔，然后做出一个至少像布偶的玩意儿。”她眯起眼眸，开始她的第三十六次奋斗。

“你要做布偶？”

“半个月后学校的义卖会，布艺社规定，每个社员必须上交一个自己亲手做的布偶。”说话间，她手中的线头再一次与针头上的孔擦肩而过。

又失败了！

商宜枫懊恼地皱皱眉。

以她 5.2 的视力，没道理穿个线都累成这样！

“你是布艺社的？”他问。

“对，你呢？”她开始第三十七次挑战。

他的视线，盯着她手中的针和线，似乎在考虑着该如何回答。好半晌，他终于用着很轻的声音道：“我没有参加社团。”

商宜枫一愣。

Z 大注重对于社团的培养，因此，在 Z 大，社团是一特色，其社团之多，规模之大，是别的大学中所少见的。因此，在 Z 大，而没有加入任何社团的学生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哦。”她淡淡道。

“你不问我原因吗？”他讷讷道。

“如果你想说的话，自然会说。”她继续奋斗着手上的活，只是线头总也对不准针孔。

“需要我帮忙吗？”看着她的屡战屡败，阳炎忍不住问道。

“你会？”